

“好产品”向“好作品”的迈进

新时代新征程,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大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变化,人们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更高。

近年来,《我的阿勒泰》《繁花》《去有风的地方》等带火文旅消费,《第二十条》《年会不能停!》《抓娃娃》《热辣滚烫》等喜剧片和《白蛇:浮生》《唐朝诡事录之西行》等志怪传奇影视系列产品各显神通,86版《西游记》等四大名著电视剧频繁重播,《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3D版重映等,体现精神产品的可长久消费,有效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但与此同时,一些现象不可忽视。部分创作者片面强调“产品思维”,忽视作品思维,一味讲求经济利益和市场回报,注重娱乐性却忽视思想性。买量投流的思维作祟,一夜暴富的认知误导,粗制滥造的“次品”不时冒头,难掩浮躁、浮华之气;产品IP策划越来越考究,宣传画册制作越来越精美,剧情简介写得越来越感人,但是故事本身寡淡,艺术质量乏善可陈;题材同质化,制作模式化,人物变“人设”;IP改编与翻拍泛滥,历史剧、青春片疲软,原创力萎缩;部分影视产品、网剧与网络小说成为“电子榨菜”乃至“垃圾食品”,失去审美价值和艺术营养,多“食”无益。创作应意识到,文化“产品”不等于文艺“作品”,不是劳动活

动的所有产品乃至具有审美属性的产品都能成为作品。应回归“作品”属性、强化“精品”理念,让产品避免“烂尾”风险、让作品凸显长尾效应。

第一,表达价值观,强化时代感。要创作好作品,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如根据小说改编的《人世间》和《大江大河》系列剧无不以小见大,让细节如涓涓细流汇聚时代波澜,反映中国城乡数十年发展变迁。

第二,增强思想性,提升文化味。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生意出发。不宜追求“猎奇重口”卖点或纯感官刺激,而应超越档期编排、季播效应、IP价值。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电视剧《觉醒年代》以形神兼备的方式塑造了隐秘战线地下工作者、“新青年”等典型形象,鼓舞人们在静好岁月感恩时代、振奋前行。

第三,突出艺术感,提高原创力。艺术创新需要“增强现实”也需要“增强情感”“增强想象”和“增强表达”,既要“爽感”“网感”更要“美感”“艺术感”。如《只此青绿》系列(舞蹈诗剧、电影、交响音乐会)和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等作品注重“第二个结合”,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有效“焕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四,注重作品评论,提升审美能力。品评应“细嚼慢咽”而非“狼吞虎咽”,引导创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与

观众“打个共鸣的响指”。文艺评论应体现艺术性和专业性,敢于交锋、善于建构,注重品鉴、品位、品悟,彰显品德、品格、品行。不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不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不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工业产品和消费商品,使之走出拜金主义、拜物主义、拜技主义的迷思,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

文化产品具有可售卖商品与精神创造的独特二元性,不同于食品或药品。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认为,文化产品既通过金融经济运载财富,又通过文化经济流通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作品和产品不是二元对立,而应有机结合,力求雅俗共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自媒体时代,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从“好产品”向“好作品”跃升,是文艺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任务,也是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文艺工作者应在题材选择、创作手法、技术运用等方面,向“新”发力,向“质”跃升,向“精”迈进。从“产品”到“作品”,从“塔基”到“塔尖”,从“高原”迈向“高峰”,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据《中国艺术报》

“幸福草”架起友谊桥

由中央新影集团制作的5集纪录片《中国草》以细腻的影像语言与真实的生活故事,生动呈现中国菌草技术在中外大地上创造的扶贫奇迹,书写了中外人民共同奋斗的情感篇章。该片已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登陆巴西、秘鲁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与互联网平台。

“中国草”是一株惠及中外人民的“幸福草”。该纪录片采用“小切口、深聚焦”的叙事方式,围绕菌草技术首次在海外落地生根,助力贫困群众改善生活、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当地民生和经济发展、成为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等主题展开。剧中记录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斐济3个国家的15组人物,他们中有勤劳的农民,有勇敢的创业者,也有富有创意的青年。这些人物虽然年龄、阶层、职业各有不同,却都依托中国菌草技术摆脱贫困、积极创业、改变命运。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瓦义是片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年轻时的他曾在福建农林大学接触到菌草技术,并许下将其带回家乡、帮助乡村脱贫的愿望。被誉为“菌草之父”的科学家林占熺带领团队跨越文化、语言、地理的重重障碍,帮助瓦义将菌草技术引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菌草种植面临水源短缺、电力不足等多重挑战,但中国专家团队以专业精神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瓦义与他的家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中国菌草的贡献——将自己的孩子取名为“菌草”,以此铭记这段跨越山海的情谊。纪录片通过讲述大洋彼岸的普通人因种植菌草而使生活发生改变的故事,让观众感受到中国菌草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束改写命运的希望之光、一座联接中外情谊的桥梁。

纪录片不仅讲述了合作中中国专家与外国人民的真情,也展现了菌草技术在海外的“落地生根”所带来的变化。卢旺达蘑菇贸易商雷昂尼达斯发现废弃菌糟中蕴含的植物纤维可应用于生产清洁燃料后激动不已,即刻投身研发。他的公司在中国技术专家指导下制造出经济环保的“绿碳”,不仅带来经济收益,也为当地推广绿色能源作出了贡献。因为菌草,创新的火苗在非洲青年的心中燃烧。该片深情捕捉到这些积极向上、勇于探索的现代非洲青年的成长创业故事,展现了中国菌草技术对非洲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深远影响。

纪录片还以鲜活的镜头语言塑造了立体丰满的女性形象。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弗雷达达是菌草技术的受益者之一。通过菌草种植,她不仅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还创办了培训班,带领更多当地女性创业脱贫。片中以弗雷达达在困境中的努力为起点,通过展现她从田间耕耘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的历程,让观众认识到当地女性为全球推广菌草技术注入了人文关怀和情感温度。

《中国草》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对中外友谊的生动书写,是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助力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见证。这株会说话的“幸福草”,正在连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

据“学习强国”平台



近年来,剧集领域“悬疑风”劲吹,但人们在探讨剧情发展之余,也注意到这类剧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悬疑之外还要在情理之中

近年来,剧集领域“悬疑风”劲吹,悬疑剧集中涌现,创作也不断求新求变。几乎每播出一部作品,都会在社会舆论中形成热点。人们在探讨剧情发展之余,也注意到悬疑剧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观众认为悬疑剧老在“情理之外”,一味铺陈高能剧情,渲染悬疑氛围,制造奇观却难以自圆其说;有的观众批评悬疑剧总在“意料之内”,缺乏精巧的戏剧悬念、烧脑的故事情节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指向了制约悬疑剧高质量发展的两大症结,应引起业界关注。

悬疑剧创作的一大症结是真实性不足。随着视频网站推出迷雾剧场、X剧场、白夜剧场等专门播出悬疑剧的剧场,悬疑剧的主要播出平台逐渐从电视台转向网络。有别于在电视台播出的悬疑剧,以网络为主要播出平台的悬疑剧需要考虑网生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追求奇特的审美,热衷新奇的情节。比如,《边水往事》构建充满异域风情的虚构世界——三边坡,让主人公在鱼龙混杂的战乱地带,给“秘密集团”运送生活物资。创作者除了架构“时空游戏”,打破线性时空形态,以易变的时空架构多重悬念,还在设置人物关系上跳出常规思路。这些奇观化的故事情境、非常规的人物关系、剧烈的戏剧冲突,主要由巧合、意外等元素构成。虽然满足人们的猎奇欲望,却让实现剧情的合理性、逻辑的严谨性、现实的贴近性加大了难度,很多内容与社会和人心有“隔”,成为飘荡在时代边缘和角落里的“远方风景”。

悬疑剧另一大症结是戏剧性不足。有的悬疑剧早早将谜底告知观众,只让剧中主人公“疑”而不让观众“疑”。比如,《黑白森林》设置青年刑警文彬彬配枪丢失的悬念,之后很快就交代了配枪的去向,使故事戏剧张力有所减弱。有的悬疑剧改编自小说、报告文学等,观众已经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和案件的谜底,自然对作品的戏剧性呈现提出更高要求。然而,这些作品要么刻板地照搬原著,要么毫无章法地魔改,导致口碑高开低走。比如,电影版和电视剧版《三大队》均根据深蓝的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改编,并同期上映播出。如果说电影版把三大队故事浓墨重彩地介绍给大众,那么观众对剧版的期待便是利用篇幅优势,将原作和影版的未竟之言,即主人公程兵万里追凶路上热血又悲怆的经历合理而又艺术化地呈现出来。遗憾的是,剧版《三大队》穿插与案件无关的情感戏码,反而削弱了人物的悲壮之美。还有的悬疑剧忽视电影化思维与网络媒介特点存在差异等问题,大量使用慢镜头、空镜头等叙事技巧,采用意识流的叙事方式,铺陈不必要的细节,导致节奏拖沓、情节冗长。凡此种种,都使悬疑剧离“悬疑”越来越远。

要解决悬疑剧这两大症结,创作者应遵循该类型特有的创作规律,在戏剧性与真实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达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效果。一方面,悬疑剧需积极营造“意料之外”的戏剧性。观众选择悬疑剧的初衷是追求高智商剧情的烧脑感、紧张惊险故事的刺激



感,因而铺垫悬念和疑窦仍是悬疑剧最核心的内容魅力。创作者可以依托情境、动作等戏剧性元素助力悬念和疑窦的铺垫。拿情境为例,可拉长时间跨度,围绕数年前的种种事件架构起情境,让观众从中窥见法治生态、社会结构的变迁。比如,《漫长的季节》建构起跨越近20年的叙事结构,引导观众审视时代变迁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创作者还可以将日常空间陌生化,拓展观众的认知边界。比如,《摩天大楼》利用镜头的仰拍、旋转,将摩天大楼变成了一个充满悬疑感的空间。此外,创作者应注重原创。改编固然是悬疑剧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悬疑剧还是应以原创为主,从策划、制作等各环节都拿出创新的态度、创造的勇气,创造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才是悬疑剧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根本。

另一方面,悬疑剧不能忽视“情理之中”的真实性。悬疑剧具有一定的假定性,但不论故事如何离奇、烧脑,冲突与悬念的展开依然要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本质规律。前面挖的“坑”后面应一一“填上”,情节反转需合乎逻辑且与主题密切联系。还有人物塑造、场景呈现、话题设置等,应让观众在沉浸式观剧之余联想到自身的现实生活,进而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当前观众对悬疑剧的观看热情高涨。创作者应该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从营造猎奇性向寻求真实性转变,从聚焦个体悲欢向观照社会现实转变,力求达到典型情境真实、情感共振真实和深度认知真实三重真实的统一。据《光明日报》